



某日冒出一个念头，想写写先秦诸子那些隐藏在历史背后的妻子们。

《论语·公冶长》有两条材料专记孔门弟子公冶长、南容的婚姻情况：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缙绅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论语·先进》又说：“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这几条其实以婚配来衬托公冶长、南容的品行，也可看到孔子对弟子的了解：公冶长坐过牢，但孔子认为并非其罪，还把女儿嫁给他；南容的才干和操守使其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都能保全自身，孔子就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

相对于公冶长，南容的优点在《论语》中说得较为明显。按钱穆先生的解释，“先进”篇是说南容一天读三遍《诗经·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的诗句，提醒自己要谨言慎行，增强个人德行修养。至于孔子说公冶长“可妻也”，有些模糊，大概也是从德行上而言。

至于孔子女儿、侄女成婚后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南容、公冶长品德甚好，对她们而言，很可能是恪守孔子教诲的模范丈夫。

而曾参的妻子会表示嫁给孔门弟子，要做好

### 诸子之妻

陆琦杨

随时被“教育”一番的准备。“曾参杀猪明不欺”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故事里，曾妻骗自家孩子的手法令人眼熟——许多孩子、成人应该有类似的经历。曾子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孩子要言而有信；这个故事也教育成人，自己的言行对孩子影响很大。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家庭教育故事，只不过在其中曾妻是一个负面形象。

我最喜欢的孔门弟子子路，《史记·孔子世家》有提及他的妻颜浊邹，可知子路娶于颜氏。据说，颜浊邹与颜回同宗，子路、卫国大夫弥子瑕的妻子都是他的妹妹。如此说来，子路和颜回也有姻亲关系，还与卫国高层有联系渠道。只是他与妻子相处的细节，无法具知了。

孔子有子有女，其妻为亓官氏。据《孔子家语》，亓官氏来自宋国，而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本是宋国公族，后因政治避难而奔鲁定居。孔子不娶鲁女，而娶宋女，一方面可由此推测当时诸侯国民间通婚无碍，另一方面我推测孔子家族安排孔子婚姻时或许有某些考虑。

孟子号称亚圣，但《韩诗外传》中有一个他因为妻子坐姿不雅而想休妻反被孟母训斥的故事。如果此故事属实，搁现在孟子也得被骂。而故事中，孟母把儿子教训一顿，是从礼的角度出发，充满了老儒家学人的口吻。

但和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相比，孟子可能还显得迂腐可爱。为了出仕而杀妻取信鲁人的吴起显得残忍冷酷。而《韩非子》的故事相对温和，也是一个“休妻”的故事：妻子织造的带子不符合要求（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没达到要求，一种是超过了要求。过犹不及，吴起不愧师从过曾子），还“顶嘴”，吴起坚持标准，就把妻子休了，还不听妻弟或父亲的说情。妻儿倒是个明白人，知道老吴是个“依法而行”的人，治国与齐家都讲“法度森严”那一套。

### 谈吃

任溶溶

我如今牙不好，许多东西没法吃了。比方我最爱吃鱿鱼，如今就吃不动。不过牙好的时候吃得又好又多，还抱怨什么呢？应该暗暗自豪，趁牙好时吃了那么多好东西。

试问有什么好东西我没吃过，中菜番菜，我全吃到过！

嘉定区高石路上有“梦微草堂”，围墙内有良田百亩，堂主谈总每年送我自产大米，自诩“特供级”的。说实话吃口是不错，但产量低。他说用有机肥，当然开销大，产量低；更闹心的是各种害虫，不打药，一半毁于虫口，所以每亩能够年入300斤，就“颇不恶”啦。

不料去年底他喜孜孜地对我说，因为草堂的“农艺创新”，初冬“鸭稻米”上市，亩产翻了一番！“农艺创新‘鸭稻米’”，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那，这“农艺”是谁主导的呢？谈总介绍了一个老头，却让我大跌眼镜：那不就是常常看到的“老门卫”嘛。

老门卫替草堂看门已十年，平时邋邋而寡言，见谈总为“特供米”忙进忙出而一直冷眼旁观，然而那年底见亩产量连300斤都保不住了，不禁开口：

“如果听我的，可以让产量翻一番！”看到谈总瞠目结舌，老门卫自我介绍，年轻时做过“赶鸭”的，那是江南农村最奇特浪漫的行业之一，每年秋收后，他就和伙伴背上帐篷铺盖，带上“牧鸭犬”，赶着500只一群的刚满月的雏鸭从浙江水乡出发，沿着秋收以后的田野向南京行进，一路上，雏鸭在江南的水网地带尽情地撒欢，白天以农田无数散落的谷物和沟壑间的昆虫鱼虾为食，晚上则收拢鸭群就地歇宿，这股风餐雨宿的2个月后，“吃活食”的大麻鸭就是南京餐桌上最顶尖的“盐水鸭”了。

“所以，没有比我更懂鸭了”，老门卫自信地说，我教你种“鸭稻米”：每年插秧后15天，往水稻田放鸭，出壳20天的雏鸭，平均一亩地10只，你这里

### 春日点滴

王蓉

一年到头，难得去母亲家，回去也多是蜻蜓点水匆匆一瞥。母亲总说，我很好很好。她总想让我在她那里吃点什么。早早准备好的东西，大包小袋摆在门口，让我走时拿自己家去。我常常拗了性子偏不拿。

看见我回来，母亲奔出奔进大忙，近几年来腿脚不好，走得跌跌撞撞，厨房里刺刺拉拉一阵响，她探出头来，笑咪咪道：“喝点？”未及我开口，她已经拿出一瓶酒，给我倒一杯，又道：“酒少喝，在外面尤其不能喝，要喝家来。”我说好，喝一杯。刚放下杯子，母亲道：“难得回来，再喝点？”我于是又喝一杯。母亲立于一旁，纳下头自



花仙子 (插画) 慢慢

估计庄子这一生也不计较有多少人理解自己的意思。只是不知庄妻日常是不是也要面对庄子种种超出当时常人认知的言行。

研究国家关系学的张仪是战国外交界的巨子，早年曾被怀疑偷窃，遭主家痛打，引得张妻埋怨：“不读书不游说权贵就没这事了。”结果张仪一句话就让老婆笑了：“看看我舌头还在不？”这两人的相处模式也是有趣非常。

只是当时游走各国之间的纵横之士，家中是否也有类似张妻这样的人在担惊受怕呢？

50亩水田，那就是500只左右鸭，从此不用管它们，田头搭个鸭棚，早晨下田，喂一顿玉米糊，半饱就赶下田，晚上收拢，稻田里一不施肥二不打药，三个月后你得好好好谢我！

梦微草堂的水田从此翻开了生态互补的新篇章。稻田害

草堂“鸭稻米” 胡展奋

虫虽多，但哪经得起群鸭一刻不停地啄啄啄？常可见鸭子跳腾甚至飞跃啄啄啄害虫的场景，灭虫效率更胜农药。

水稻田还是水生动植物的乐园，鸭子乐见的各类浮萍、金鱼藻、牛毛毡、矮慈姑、鸭舌草、水葫芦、水花生，到处都是；浮游生物如轮虫、枝角类及桡足

用电，所以菜总是洗不干净。我问自己，是不是嫌母亲烧得饭菜不太干净？

回来时母亲正在吃饭。一碗热汤面。

母亲自己做的手擀面，很细很长，和面时加了鸡蛋清，嚼劲十足。我吃一口，到母亲碗里夹一筷子芥菜丝，味道极好，是熟悉的家人的味道。

多年前我采访这位歌剧前辈时，她思路敏捷，言谈甚健，根本看不出已年届九旬。当我和她谈及“保健秘诀”时，她快人快语地说：“我从小喜欢运动。是父亲带我踏上音乐之道的，他培养了我这爱好。”六七岁时，父亲请了一位拳师，教她在院子里舞剑、打拳。还有一位深谙气功的九旬老道士教她打坐、练气功。老道士说她“最受道，姿势准确，收效快捷”。“最有趣的是，每年盛夏，我父亲在东湖里安装了一只百余平方的木栅笼，全家老小在里面学跳水，游泳，整天泡在水里，既避暑，又健身，很好玩。”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法国期间，她仍坚持游泳、舞剑等活动，因而身体一直比较健康。

当然，体育不是万能的。吃五谷的人也不能终身无恙。六十年代初，周小燕颈椎骨质增生，头颈只能向右，不能向左，经电疗、理疗、推拿、针灸和牵引，都未见效。就在那时候，她按照当年老道士教她的气功，每天“盘坐”。周小燕边讲边做姿势，盘起双腿，两手并举齐眉，闭目静坐。就这样，每天早晚两次，每次半个钟头，做了几个月，头颈便转动自如，恢复正常。周小燕说：“生命在于运动，真是一点不错。”数十年间，运动成了她业余生活的必修课，这不仅成了她战胜病痛的保健资本，而且也保证了她的教学。前些年的一个冬天，她腰痛得站不起身，也是坚持“盘坐”，练气功，几个月后的一天，突然“括”的一声，这节腰骨跳进原位，又能正常行走了。周小燕每天除了在家里教学生学习音乐、排练歌剧外，仍坚持早晚做两次“盘坐”。她要她的学生坚持打球、跳迪斯科，等等。她说：“体育运动能够锻炼人的灵敏度，增加乐感和节奏感，这对搞音乐是很好好处的。”

周小燕从小爱体育，以后又从从事愉悦身心的音乐教学，治病及时有方，所以能活到99岁。她值得我们深切怀念，好好学习。

我吃饭，母亲则端坐一旁，用大红大粉的手工纸做纸花。往往是剪扎成那种圆鼓鼓的又肉又大的绣球花。正月十五挂在阳台上。

记忆中，天竺葵好种好养，随手掐一节就可以活，且花色又杂，站在那里开了又开。看得人腻烦了，它照旧一路盛开。春天开到夏天再至秋天，冬天到了，窗外朔风劲雪，它仍在努力地开。是等人来？

母亲端上一盘罐头田苳做的小菜给我解馋。春风起时，五六月去地里，最好吃的要数刚刚露头的田苳嫩芽。鼠耳长短，下边的根却异常白嫩，且长。这种田苳一般长在耕耘过的松软的田间，春天的地一旦耕过，再给太阳晒过，甬说是田苳，万物生长，人脚踏上去亦十分舒坦。但若是长在硬地田埂处，田苳则长得短且老，吃起来发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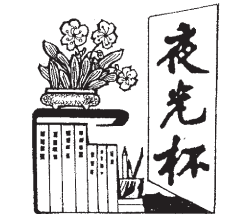
野菜里通年可吃的似乎只有田苳？荒旱之年除外。晋北人家吃田苳，用开水氽，以冷水久浸，渭之沔。将绿色渐渐氽转至赭黄色，田苳的苦涩味尽散，这汤喝了清火明目。

早就想给父亲准备礼物了，最好是贴身又贴心的那种。手机？电动车？剃须刀？补品？……一个又一个提议被否定。周末就要去看父亲，我拉着儿子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不经意间目光落到鞋架上。有了，买双舒服的鞋子送给父亲。父亲虽从未表达，但从蹒跚的走路姿势来看，此礼物应该能让他称心如意。

我们决定给他买双春秋款的运动鞋，穿久一些。打听一番后，锁定了几个品牌。老公不负所托，认真挑选，最终选了一双款式经典大气的鞋。

周末一大早就出发了。到家下车，父亲早站在门口，笑咪咪地等着。“爸，这是我们特地为您挑的鞋，保证穿了舒服。”我赶忙拉着父亲的手，递上鞋盒。儿子兴奋地拆开包装，喊：“外公，是您喜欢的藏青色哦！赶快试试，看合不合脚？”

我们坐在庭院里看父亲试鞋，风凉凉的。父亲拿出鞋，小心地松开鞋带，待鞋子完全呈现松弛的状态，他便提起脚，仔细塞进去，穿得慢而轻。穿好后，父亲走了几步，只听见鞋底在地上“索索嘶嘶”的摩擦声。他转过身，笑着说：“真是双好鞋！”



如今“大胃王”来了。如同浅海的珊瑚礁，水稻密匝的根系正是小水族的藏身渊薮，而那扁扁的鸭嘴偏偏也是最喜在渊薮里“嘎、嘎、嘎”地掏美味，稻根无形中时时地被梳理。

梦微草堂的“鸭稻米”终于成熟了。所有稻穗都像低调寡言的老门卫一样垂着谦逊的头，不施肥，不打药，居然亩产600斤，果然“翻了一番”！而且糯而不黏，香滑可口，回味甘甜，隔夜绵软，更重要的是环保。

差点忘了鸭稻米的大宗副产品——鸭子。很少见过如此肥硕的大麻鸭，肉质鲜滑香醇，每只都重六七斤。

竹篮子远去了，但依旧令人挂念。明请看《巧匠编竹篮》

责编：杨晓晖

周小燕的「资本」 杨光裕

向有“东方之莺”之称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自1984年卸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职务后，潜心于声乐教育，每天在家带教学生，经她培养的不少新秀脱颖而出，获得各种大奖，成了当今歌坛的中坚力量。1988年她建立了“周小燕歌剧培训中心”，二十多年来，又推出一批新剧新人。为表彰她在艺术上的突出贡献，国家教委颁给她“国家级特别奖”，我国香港地区“香港演艺学院”授予她“名誉院士”，韩国授予她歌剧协会理事职务。

多年前我采访这位歌剧前辈时，她思路敏捷，言谈甚健，根本看不出已年届九旬。当我和她谈及“保健秘诀”时，她快人快语地说：“我从小喜欢运动。是父亲带我踏上音乐之道的，他培养了我这爱好。”六七岁时，父亲请了一位拳师，教她在院子里舞剑、打拳。还有一位深谙气功的九旬老道士教她打坐、练气功。老道士说她“最受道，姿势准确，收效快捷”。“最有趣的是，每年盛夏，我父亲在东湖里安装了一只百余平方的木栅笼，全家老小在里面学跳水，游泳，整天泡在水里，既避暑，又健身，很好玩。”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法国期间，她仍坚持游泳、舞剑等活动，因而身体一直比较健康。

当然，体育不是万能的。吃五谷的人也不能终身无恙。六十年代初，周小燕颈椎骨质增生，头颈只能向右，不能向左，经电疗、理疗、推拿、针灸和牵引，都未见效。就在那时候，她按照当年老道士教她的气功，每天“盘坐”。周小燕边讲边做姿势，盘起双腿，两手并举齐眉，闭目静坐。就这样，每天早晚两次，每次半个钟头，做了几个月，头颈便转动自如，恢复正常。周小燕说：“生命在于运动，真是一点不错。”数十年间，运动成了她业余生活的必修课，这不仅成了她战胜病痛的保健资本，而且也保证了她的教学。前些年的一个冬天，她腰痛得站不起身，也是坚持“盘坐”，练气功，几个月后的一天，突然“括”的一声，这节腰骨跳进原位，又能正常行走了。周小燕每天除了在家里教学生学习音乐、排练歌剧外，仍坚持早晚做两次“盘坐”。她要她的学生坚持打球、跳迪斯科，等等。她说：“体育运动能够锻炼人的灵敏度，增加乐感和节奏感，这对搞音乐是很好好处的。”

周小燕从小爱体育，以后又从从事愉悦身心的音乐教学，治病及时有方，所以能活到99岁。她值得我们深切怀念，好好学习。

### 用心的礼物

邹娟娟

早就想给父亲准备礼物了，最好是贴身又贴心的那种。手机？电动车？剃须刀？补品？……一个又一个提议被否定。周末就要去看父亲，我拉着儿子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不经意间目光落到鞋架上。有了，买双舒服的鞋子送给父亲。父亲虽从未表达，但从蹒跚的走路姿势来看，此礼物应该能让他称心如意。

我们决定给他买双春秋款的运动鞋，穿久一些。打听一番后，锁定了几个品牌。老公不负所托，认真挑选，最终选了一双款式经典大气的鞋。

周末一大早就出发了。到家下车，父亲早站在门口，笑咪咪地等着。“爸，这是我们特地为您挑的鞋，保证穿了舒服。”我赶忙拉着父亲的手，递上鞋盒。儿子兴奋地拆开包装，喊：“外公，是您喜欢的藏青色哦！赶快试试，看合不合脚？”

我们坐在庭院里看父亲试鞋，风凉凉的。父亲拿出鞋，小心地松开鞋带，待鞋子完全呈现松弛的状态，他便提起脚，仔细塞进去，穿得慢而轻。穿好后，父亲走了几步，只听见鞋底在地上“索索嘶嘶”的摩擦声。他转过身，笑着说：“真是双好鞋！”

父亲一改过去佝偻的身姿，两腿迈开，大步向前。那副经辛劳和苦涩浸泡的身躯，在穿上新鞋的那一刻，变得轻盈挺拔。

回首从前，三十岁的父亲精力旺盛，一人一车，穿林跨河，蹬地开垦，躬身割胶，不知磨穿了多少双橡胶鞋。四十岁的父亲不幸遭受重挫，卧床半年，落下腿疾，却仍能昂首奋进，站成一棵树的姿势。五十岁的父亲立下雄心，搭起了大棚，穿梭匍匐，常年劳作后，身躯日益弯曲。六十岁的父亲，精力虽然不如过去，但坚定乐观，质朴纯粹。

父亲曾为我们遮风挡雨，如今，我们该为他分担尽孝了。好好用心，从为他选一双鞋或者全心陪伴一天开始。